

翻译成18种语言，8次翻拍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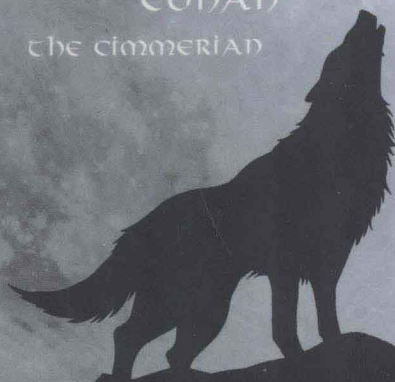
同名大片全球同步公映！

# 蛮王柯南

一个男人的欲望、权力、征服与温柔

“我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国王”

CONAN  
the CIMMERIAN



## 美国版《藏地密码》

在欧美家喻户晓，与哈利·波特、福尔摩斯、吸血鬼伯爵、魔戒齐名

海明威生前珍藏，克林顿、施瓦辛格、美国荒野求生栏目联合推荐

(Robert E.) 著 谢图安 任元琦 马晓佳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 蛮王柯南

一个男人的欲望、权力、征服与温柔

“我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国王”



CODAN

The CIMMERIAN

霍华德 (Robert E.) 著

谢图安 任元琦 马晓佳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蛮王柯南：我先是男人，然后才是国王；一个男人的欲望、权力、征服与温柔 / (美) 霍华德著；谢图安，马晓佳，任元琦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153-0077-1

I. 蛮… II. ①霍… ②谢… ③马… ④任…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2716号

Conan the Cimmerian by Robert H. of America

China Youth Press is publishing this edition, due to its public domain status.

The editorial recreation copyright including deletion, addition, modification,

rearrang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ina Youth Press

## 蛮王柯南：我先是男人，然后才是国王； 一个男人的欲望、权力、征服与温柔

作者：〔美〕罗伯特·霍华德

译者：谢图安 马晓佳 任元琦

责任编辑：菲尼克斯

美术编辑：张 建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行：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65521271

网址：[www.cyb.com.cn](http://www.cyb.com.cn) [www.diyijie.com](http://www.diyijie.com)

制作：中青文制作中心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170×240 1/16

字数：300千字

印张：16.5

书号：ISBN 978-7-5153-0077-1

定价：29.80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配合大力打击盗印、盗版活动，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64081804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3

010-65518035

# 目 录

---

## 从李宇春到伪娘到纯爷们：

男孩读《哈利·波特》，男人看《蛮王柯南》/ 005

### 第一章 女王与女巫 007

第1节 血红新月 / 008

第2节 十字架上 / 015

第3节 冷眼旁观 / 024

第4节 沙漠群狼 / 030

第5节 水晶的声音 / 035

第6节 秃鹰的翅膀 / 040

### 第二章 霜神的女儿 047

### 第三章 女王的男人 057

第1节 男人的魅力 / 058

第2节 暗夜莲花香 / 066

第3节 向神进化的人 / 073

第4节 我是你的女人 / 076

第5节 火葬柴堆 / 080

### 第四章 红钉 083

第1节 屠龙驯虎 / 084

第2节 宝石火焰 / 096

第3节 世仇 / 106

第4节 夜莲花香 / 116

第5节 然后 / 119

第6节 卑鄙 / 128

第7节 夺魄 / 134

### 第五章 在阴影中潜伏 143

第1节 被卖的公主和女儿 / 144

第2节 噩梦 / 156

第3节 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 164

第4节 海盗的尊严 / 170

---

## 第六章 剑上的凤凰 173

第1节 傀儡 / 174

第2节 同伴 / 177

第3节 魔戒 / 180

第4节 蛇魔 / 185

第5节 凤凰 / 187

## 第七章 蓝海之心 195

第1节 真诚的人 / 196

第2节 蜘蛛的眼睛 / 199

第3节 潘多拉的复仇 / 210

## 第八章 迷失女人谷 217

第1节 她不属于这里 / 218

第2节 收货 / 224

第3节 占有 / 227

## 第九章 红牙 233

第1节 走向陷阱 / 234

第2节 女神醒了 / 241

第3节 女神回归 / 248

第4节 红牙 / 255

# 序言

## 男孩读《哈利·波特》，男人看《蛮王柯南》：

### 从李宇春到伪娘到纯爷们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伪娘现象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话很经典。反过来也成立，于是火了李宇春。

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

1. 男人必须得有另一半（英语中的the better half，是“妻子”的戏称），不然不能称为真正的男人。2. 男人可以像女人一样温柔、体贴。

我认为，好男人绝对不是伪娘。不知为何，我泱泱中华大国，在经历了数千年的男权社会之后，会有阴盛阳衰的趋势……实在是悲哀。

是不是这句话被人误解得太深了？不晓得李莲英听到这话之后是啥感触。

#### 真正的男人

这个故事是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男人和他的女人的故事。他是一个男人，是一个纯粹的男人，纯粹到海明威如此评价：

柯南，和我的英雄一样，都是硬汉，都打不死。但是，柯南注定是要成功的，而他面对残酷的现实，却不得不坚忍下去；柯南面对的是“拳头+枕头”的世界，而他不能享用他的每个女人。

遍寻国内的著作，找不到与本书风格十分类似的，但是为了向读者介绍它的风格，我不得不引用一下《藏地密码》，这是与本书的风格最相像的一本了。

当然，这两本书中的故事是不同的，各有千秋，不过从幽暗、神秘的风格上讲，我认为，这个故事更阳刚一点。这符合西方的文学传统。

#### 西方四大经典文学形象之一，翻拍8次电影

决定将本书引入国内，除了它与丹·布朗的《失落的秘符》、罗琳的《哈利·波特》齐名，与“福尔摩斯”、“吸血鬼德古拉”、“007”并称西方四大文学经典形象之外，主要是因为译者热爱海明威。

本书在欧美已经畅销80年了，从电影诞生之日起便不断成为银幕的宠儿。加州州长

施瓦辛格因1984年在《毁灭者柯南》担任主角而一举成名。

今年8月份全球公映的新版《蛮王柯南》，已经是这部著作被第8次翻拍了。此次由杰森·莫玛担任主演。

本书受到其他很多男人的称赞，比方说，《福尔摩斯》扮演者杰里米·布莱特（注意：本书主人公蛮王柯南非《福》作者柯南·道尔或名侦探柯南）这样评价：

如果说福尔摩斯是个绅士，那么，他（蛮王柯南）就是个武士，遵循亚瑟王制定的每一条男人的律法；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男人，一切都靠自己。

这主要因为一个真理：男人和女人的辩证关系。男人征服了世界；女人征服了男人，从而征服了世界。女人可以征服男人，前提是男人允许被征服。没有了女人，男人的存在便失去了价值；但是没有了男人，女人的存在也不再完整。

做男人，还是邪恶一点儿好，不过它却遭受很多女人的诟病，因为女人一般接受不了这本书的“邪恶”之处，比方说J·K·罗琳在向媒体回应，本打算在最后杀死哈利时所说的一样：

（我之所以要在最后杀死哈利·波特，是因为）我怕他长大成为一个男人，男人的世界是我所不熟悉、所不能操控的，就像我从不看《蛮王柯南》一样。

**男孩会看《哈利·波特》，男人才看《蛮王柯南》。**

男孩属于女人的管理范畴，阳刚之气醒来之前，都可归为阴性一列；成了男人就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罗琳想把他杀死的原因，她想把哈利永远控制在男孩阶段。就像某些母亲不期望甚至抑制男孩长大结交女朋友一样。男人，不再完全归母亲所有，有另一个女人在和她争夺他。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中的茉莉儿太太对威廉和保罗，怀有的就是这种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罗琳就是哈利·波特的母亲，一个不肯在孩子长大的转折点放手的母亲。

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说柯南确实很“邪恶”，不过，窃以为，男人，还是邪恶一点儿好。要不哪儿来的男人味？男不坏女不爱嘛，对吧？

马晓佳

2011年7月写于北京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549171.htm>

另附：如读者发现舛误之处，敬请不吝拨冗指正。邮箱：[maxiaojia1985@163.com](mailto:maxiaojia1985@163.com)

第一章

# 女巫与女王

A WITCH SHALL BE BORN

我唯一尊重的品质是男人的韧性。我要判断你是个男人，值得去救，  
还是条狗，只配躺在这里等死。 ■



## 第1节 血红新月

女人的嫉妒如毒蛇的牙，而当对象是另外一个女人时，攻击尤其凶猛。

塔拉迷斯，卡乌兰国的女王，从一场噩梦中惊醒。周围一片死寂，这不是寝宫里平常的安静，更像是地下墓穴里漆黑的宁静。

她平躺着，睁大眼睛看着黑暗，心里纳闷为什么大灯里的蜡烛全都灭了。星星的微弱闪光映射着金边的窗扉，它没有照亮房间，反而让房间显得更加暗淡。

塔拉迷斯躺在那里，感到她前面的黑暗里有一束光在闪。她一边看一边纳闷。那束光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亮，让她有点儿睁不开眼睛。这片逐渐扩大的圆光在对面墙上的深色天鹅绒上晃动着。塔拉迷斯屏住呼吸，起身坐了起来。一个黑色的物体从那个光圈里冒出来——一个人头！

恐惧突然袭来，女王张开嘴巴想大声呼叫她的女佣，但是蓦地停住了。那个光斑变得更加苍白，人头的轮廓被照得越来越清晰。那是一个女人的脑袋，娇小，五官精致，气定神闲，长着一头茂密而有光泽的漆黑长发。她继续看下去，那张脸变得越来越清晰——正是看到这张脸使塔拉迷斯喉咙里的叫喊声冻结住了。那是她自己的脸！

她想，自己面对的也许是一面镜子，那面镜子稍微改变了自己的脸，使得她的眼睛凶光毕露，就像一只饥饿的老虎，嘴唇还卷起无尽的恨意和报复的快感。

“伊什塔尔女神啊，”塔拉迷斯喘息着说，“我是否鬼迷心窍了！”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个幽灵开始说话了，而它的声音就像是加了蜜糖的毒药。

“鬼迷心窍？不，亲爱的姐姐，这里没有鬼。”

“姐姐？”困惑的少女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妹妹。”

“你没有妹妹？”那个甜美而满带恶意的声音讽刺地说道，“你从来没有一个双胞胎

妹妹，皮肉跟你的一样柔嫩，可以抚摸或伤害？”

“哎呀，我曾经有过一个妹妹，”塔拉迷斯回答道，她相信自己现在还在做噩梦，“但她早就已经死了。”

圆盘中那张美丽的脸因愤怒而扭曲了，表情变得如此凶恶，以至于塔拉迷斯不由自主地往后缩，想那蛇一般弯曲的头发会不会忽然扭动起来，在象牙般的眉毛周围发出嘶嘶声。

“你撒谎！”一声指责从两片咆哮的红唇中喷出来，“她没有死，蠢货！哦，这场装模作样的闹剧演够了！看看——让你开开眼界吧！”

像一条着火的蛇一样，那束光突然迅速沿着挂帘游移，而令人费解的是，金色烛台上的蜡烛再次燃烧起来。

塔拉迷斯的身子不自觉地挺了起来，她柔软的双腿折在身下，跪在铺着天鹅绒的龙床上，瞪大了眼睛盯着那个在她面前挠首弄姿的豹子一样的身影，仿佛在嘲弄她。

那感觉就像她在仰视着另一个塔拉迷斯，五官、四肢以及每一个轮廓都完全一模一样，但却由一个陌生而邪恶的灵魂占据和驱动。这个陌生的闯入者的脸，虽然和女王的如此相似，却呈现出与她完全相反的特点。她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贪欲和玄妙，她丰满的红唇上卷着一丝残酷，她灵巧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微妙的暗示。她头上的花饰也是假冒女王的，脚上穿着塔拉迷斯在闺房里才穿的镀金拖鞋，无袖低领丝质紧身内衣，腰里圈着一条金线织带，这也是女王夜间睡衣的复制品。

“你是何人？”塔拉迷斯喘息着说，一股她无法解释的寒意悄悄沿着她的颈椎往上爬，“你为何会在此处？回答！否则我将命令女仆去召唤守卫了！”

“你尽管叫到房顶裂开吧，”陌生人不动声色地回答，“你的那帮母狗要到天亮才会醒，就算这个宫殿烧起熊熊大火围住她们。你的守卫们也不会听到你的叫喊，他们已经被调离宫殿这一翼了。”

“什么！”塔拉迷斯惊叫出声，带着愤怒的威严僵住了，“是谁胆敢向我的守卫下如此的命令？”

“正是我，亲爱的姐姐，”另一个少女冷笑着说，“一小会儿之前，就我在进来之前，他们还以为我就是他们崇拜的女王呢。哈！我这场戏演得多漂亮啊！用那种专横的尊严，

被女性独有的甜美软化的专横，我还跟那些穿着铠甲的笨家伙说了话呢，他们跪在我的面前，跪拜他们亲爱的女王！”

塔拉迷斯觉得好像有一张令人窒息的网罩到自己身上，但是她说不清那是什么。

“你是谁？”她绝望地叫道，“如此胡闹成何体统？你为何到这里来？”

“我是谁？”那声轻柔的回答中有股眼镜蛇嘶嘶的恶毒。女孩迈着轻柔的步伐来到龙床边，用长指甲的手指抓进女王白嫩的肩膀，接着弯下身用力盯着塔拉迷斯惊恐的双眼。而在那种魔咒似的瞪视下，女王暂时忘记了憎恨暴力的双手嵌入皇家肌肤的褻渎，这本应激起她前所未有的愤怒的。

“笨蛋！”女孩咬牙切齿地骂，“你能问吗？你能想吗？我是美杜莎！”

“美杜莎！”塔拉迷斯喘息着，接着脑皮一阵发麻，因为她意识到这句硬话里夹杂着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我还以为你刚出生就死了……”她弱弱地说。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自称美杜莎的女人回答，“他们把我带进沙漠，任我自生自灭！我诅咒他们！我，一个小猫咪一样发出哀鸣的婴儿，生命如此孱弱，几乎比不上一根蜡烛的微光……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逼死我吗？”

“我……我曾经听说过那个故事。”塔拉迷斯结结巴巴地说。

美杜莎残酷地大笑起来，接着拍了拍自己的胸部——低领的紧身内衣衬出她坚挺胸部的上半部分，而在乳沟之间，闪耀着一个奇异的胎记——一个半月形的胎记，颜色像鲜血一样娇艳欲滴。

“女巫胎记！”塔拉迷斯大叫道，同时往后缩。

“没错！”美杜莎的笑声就像满是憎恨的匕首一样尖锐，“卡乌兰历代国王的诅咒！没错，他们把这个故事搞得市井皆知，说得胡子摇眼睛动。尽职的蠢货们！他们说我们祖先的第一个女王与黑暗中的死敌私通并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一个一直以邪恶的传奇闻名的女儿。而在那之后，每隔一百年，卡乌兰王族都会诞生一个女婴，双乳间长着鲜红欲滴的半月形胎记，而那将昭示她的命运。

“每一百年都会诞生一个女巫，远古的诅咒就是这么流传的；而它也是这么发生的。有些孩子在出生时就被杀掉了，因为她们有个胎记，但那根本就不是这个胎记！他们企图弄死我。有些人以伟大的女巫——高贵骄傲的卡乌兰女儿——的身份在世上活动，象

牙般嫩白的胸膛上火红地显现着地狱之月的标记。每个人都叫美杜莎。我的名字也叫美杜莎。我永远都是女巫美杜莎，永永远远都是美女美杜莎，即使北极雪山的冰咆哮着冲下把一切压成废墟，即使新的世界从灰烬和尘土中崛起，就算到了那个时候，这世上也会有很多个美杜莎，用她们的魅力和魔法去征服最有权力的男人，捕获他们高傲的心，在世界各国国王面前跳舞，看着愚蠢的聪明人的脑袋因她们的喜好落下。”

“但是……但是你……”塔拉迷斯结结巴巴地说。

“我？”冒着火花的双眼像鬼火一样若隐若现地燃烧，“他们把我扔进远离城市的流沙，让我赤身露体地躺在火热的沙土上，就在热情而滚烫的太阳下。接着他们驾马离去，任由我被豺狼、秃鹰或沙漠之狼撕扯。

“但是我体内的生命力比普通凡人旺盛多了，因为那生命力来自黑暗的深渊，那里的力量沸腾着，沸腾着，而你们这些俗人根本看不到。时间流失，太阳毒辣地砸下来，就像地狱中可以融化万物的黑色火焰，但是，我没有死——没错，我没有死，我这辈子都将铭记那场痛苦的折磨：它微弱而遥远，就像一个人记得一个阴暗无形的梦；它又近在咫尺，仿佛我的每一寸皮肤、每一根脚趾甚至每一根头发仍然被放在火炉上烤着。接着，来了一群骆驼，还有穿着丝袍的男人。他们是迷失的商人，在附近经过，他们的头儿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胸间的血红色半月胎记。他抱起我，并给予我生命。

“他是个魔法师，来自遥远的凯塔伊。他刚刚从斯提吉亚回来，正在返回自己家园的路上。他带着我一起来到满是紫色塔楼的派康，尖塔在爬满藤蔓的竹林中拔地而起，而在那里，我在他的教导下长大成人。岁月使他深深沉入黑暗的智慧之中，年龄从来没有削弱他邪恶的力量。他教了我许多性爱之外的事情……”

她停了下来，露出令人琢磨不透的诡笑，邪恶且神秘的光在她黑色的眼睛里闪烁。

她摇了一下头。

“最后他把我从他身边赶走，他说我不配再做他的徒弟，在他几十年的悉心教导下，我仍然是个资质平庸的女巫。他说，我本可以学会更强大的巫术；他说，他本可以让我成为世界的女王，让我统治所有的国家……但是，我只配做一个娼妓。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也无法忍受那些孤独，漫无边际的孤独，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在紫色的高塔里，花漫长的时间盯着水晶球，含糊地念着用处女的血写在蛇皮上的咒语，研读那些

发霉的经卷。

“他说我终究是个俗人，一点儿也不能染指宇宙巫术的深渊一样的奥妙。好吧，这个世界上有我渴望的一切——权力、财宝、无数人的崇拜、闪耀的盛典，还有英俊的男人和柔美的女人来做我的情人和奴隶，无数骄傲的心将臣服在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了我的真实身份，说了那个诅咒，还有我王室的血脉。我回来了，拿回属于你也属于我的权力。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已经属于我了。”

“你什么意思？”塔拉迷斯一下子跳起来直面她的妹妹，仿佛困惑和恐惧一下子都被抛弃了。“你以为给几个女佣下药、哄一下守卫你就能名正言顺地获得卡乌兰的王冠？不要忘记我才是卡乌兰的女王！作为我的妹妹，我应当为你加封，赐给你荣誉的席位，但是……”

美杜莎满是憎恶地大笑。

“你可真是慷慨大方啊，我亲爱的、可爱的姐姐！但是在你把我放进我的荣誉之前，或许你该告诉我在城墙外平原上扎营的那些士兵是谁的？”

“他们是鹰嘴法尔康的舍姆雇佣兵，他是科斯人，野鹰团的总督。”

“那他在卡乌兰干什么？”美杜莎柔声问道。

塔拉迷斯觉得自己仿佛被微妙地讽刺着，但她还是用她几乎没剩多少的尊严勉强回答：“鹰嘴法尔康申请沿着卡乌兰边界去图兰，而他自己可以作为人质，担保他们在我的领土内时遵守这里的法规。”

“而鹰嘴法尔康，”美杜莎继续问下去，“今天，他没有向你求婚吗？”

塔拉迷斯满是不解地扫视了她一眼。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纤细白嫩的裸肩傲慢地一耸，算是唯一的回答。

“你拒绝了吗，亲爱的姐姐？”

“我当然拒绝了！”塔拉迷斯愤怒地宣布道，“你自己也是卡乌兰皇城的公主，除了蔑视，你以为卡乌兰的女王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样的求婚？嫁给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冒险投机家，一个因为罪行而被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境的男人，一个掠夺者和一个雇用屠杀组织的首领？”

“我原不允许他与他的黑胡子杀手进入卡乌兰，但是他现在被囚禁在南塔，由我的士兵守卫。明天我将要求他命令自己的军队离开我的国土，而他本人应该在他们穿过国界之前继续充当人质。在此期间，我的士兵会守卫着城墙，而我已经警告过他，如果他的雇佣兵对村民或者牧羊者犯下任何暴行，他将负担一切责任。”

“他现在被囚禁在南塔里面？”美杜莎问道。

“我就是这么说的，有什么疑问吗？”

美杜莎没有作答，只是拍了拍双手，然后抬高声音叫道：“女王召见，鹰嘴法尔康！”伴随着充满了残酷与狂喜的咯咯笑声。

一扇镂刻着阿拉伯风格花纹的金色大门打开了，一个黑色的身影闪进房间。一看到这个身影，塔拉迷斯马上发出惊讶和愤怒的叫喊声：“法尔康，你胆敢进入我的房间！”

“如您所见，女王陛下。”他带着讽刺的谦卑弯下他鹰一样的黝黑脑袋。

鹰嘴法尔康，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腰围纤细的男人，他的身体像柔软的钢铁一样柔软又强壮。他那鹰一样残酷的样子还算英俊。他的脸被阳光晒得黝黑，而他的头发，像乌鸦一样漆黑，遮不住他又高又窄的前额。他深黑色的眼睛锐利而警觉，薄薄的嘴唇僵硬着，没有被薄薄的胡茬弱化。他的靴子是科尔达凡产的皮革，紧身裤和紧身上衣全部由黑色丝绸制成，因扎营和盔甲的锈渍而暗淡无光。

他掂着胡须，任由自己的视线在萎缩着的女王身上上下移动，其中的厚颜无耻让她退避。

“伊什塔尔女神可以作证，塔拉迷斯，”他软滑地说道，“我个人认为，只穿内衣的你比穿着王袍的你要有魅力得多，真是预示着不错的一夜啊！”

女王黑色眼睛中的恐惧越来越加剧。她并不笨，她清楚，除非不需后路，否则法尔康不敢做出这么胆大妄为的事情来。

“你疯了！”她说道，“我在这个房间里，也许处在你的掌握之中，但你其实在我的臣民的包围之中，如果你敢碰我，他们会把你劈成碎片！现在马上离开，你还有一条生路。”

两人都嘲讽地大笑。美杜莎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这个游戏不再有意思了，咱们进入下个环节吧。听着，亲爱的姐姐，把法尔康派

到这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当我决定获得卡乌兰王座的时候，我四处寻找一个男人来辅助我，最后我选择了鹰嘴，因为，被人称为善良的东西，他一点儿渣都没有。”

“承蒙抬爱，真是受宠若惊，我的公主。”法尔康低声冷笑，同时还深深地鞠了个躬。

“我派他到卡乌兰，一旦他的手下在外头的平原扎好营，而他进了宫殿，我就从西城墙的那个小门进来——守门的那班蠢材还以为是你会完小情人，刚刚从外边回来呢……”

“你这地狱的恶猫！”塔拉迷斯脸庞火红地烧起来，而她的憎恨和愤怒使她忘掉了皇室人员应有的克制。

美杜莎残酷地笑了笑。

“他们确实大吃了一惊，但还是毫无疑问地让我进来了。我进了皇宫，给惊讶的守卫下令，让他们离开，在南塔关押法尔康的守卫也是这样。接着我到了这里，在路上顺便料理了一下那些宫女。”

塔拉迷斯的手指紧握，脸色苍白。

“好了，接下来是什么？”她颤抖的声音问道。

“什么声音？”美杜莎斜了一下脑袋。从窗扉传来微弱的穿着盔甲的士兵行军的铿然之声；他们说着异族的语言，嗓音粗鲁，这种声音和惊慌的警钟、叫喊声混在一起。

“那些人醒了，开始害怕，”法尔康冷笑着说，“你最好出去安抚一下他们，美杜莎！”

“叫我塔拉迷斯，”美杜莎回答道，“咱们自己得先习惯起来。”

“你做了什么？”塔拉迷斯大喊，“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去了各个城门，命令士兵开门，”美杜莎回答道，“他们非常震惊，不过他们还是很服从塔拉迷斯的。你现在听到了，那是法尔康的军队，他们正在入城。”

“你这个魔鬼！”塔拉迷斯叫喊道，“你冒充了我的身份，出卖了我的人民！你让我背负叛徒的恶名！哦，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随着一声残忍的笑声，美杜莎捉住她的手腕把她给猛扯了回来，在美杜莎钢化了的柔韧四肢爆发出的充满恨意的力量面前，女王柔弱的美简直不堪一击。

“你知道从皇宫到地牢怎么走吗，法尔康？”女巫问道。“很好。带上这个烈性子的女人，把她关进最牢固的监狱。狱卒们现在已经全部药晕。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他们

醒来之前，派一个男人去砍断他们的喉咙。不得让任何人知道今晚发生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塔拉迷斯，而另一个塔拉迷斯将成为一间无人知晓的监狱里面的一个无名囚徒。”

法尔康微微一笑，雪白的牙齿在他薄薄的胡子下面发出刺眼的闪光，“非常好，但是你不会介意我先进行一点点的……嗯……娱乐消遣吧。”

“我才不会介意！随便你怎么去驯服那个野丫头吧，惩罚她对女王的蔑视。”随着一声邪恶的笑声，美杜莎把她的姐姐扔进科斯人的怀里，转身离开，穿过那扇通向外面走廊的大门。

塔拉迷斯漂亮的大眼睛因恐惧而瞪大，她柔软的身体在法尔康的钢铁中变得僵硬、紧绷……她忘记了街上行军的男人，忘记了对她女王身份的侮辱，在对她的女性身份产生的威胁面前，一切都忘记了。她忘记了所有的感觉，除了恐惧和耻辱，她面对着法尔康那双燃烧着讽刺的眼睛，里面是彻底的讥笑，她感觉到他钢铁一样的手臂挤压着自己扭动的身躯。

美杜莎快速地沿着外头的走廊奔走，露出邪恶的笑容，欣赏着那声充满绝望和愤怒的尖叫声在宫殿里响彻回荡。

## 第2节 十字架上

我们忍痛从同胞身上拔下长矛，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武器还击。

年轻士兵的军裤和衬衫被干血渍弄污，被汗水弄湿，被尘弄灰。新的血不断渗出来，从他大腿侧、胸部和肩部被刀砍的伤口中渗出来。汗水在他铁青的面孔上闪着光，他的手指紧紧地扣住他躺着的沙发垫子边沿。然而，他的话里透露出超越生理疼痛的那种精神磨难。

“她一定是疯了！”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好像依旧被某种可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震惊着，拔不出来。“这真是一场噩梦！塔拉迷斯，所有卡乌兰人爱戴的塔拉迷斯，



却为了那个来自科斯的魔鬼背叛了她的人民！噢，伊什塔尔神啊，为什么我没有被砍死？我宁愿死掉也不要活着看到我们的女王变成一个荡妇！”

“好好躺着，别说话，瓦列里乌斯。”正在用颤抖的双手给他清洗和包扎伤口的女孩恳求道，“别说话了，躺好，亲爱的！你的伤口会恶化的。我不敢去找大夫……”

“不，”受伤的青年喃喃自语，“法尔康的蓝胡子魔鬼们可能正在到处搜寻受伤的卡乌兰人，他们会绞死每一个身上带着与他们作战时留下伤口的勇士。哦，塔拉迷斯，你怎么能背叛热爱你的人民呢！”在猛烈的痛苦中，他翻腾扭动，流下愤怒和羞耻的眼泪，受惊的女孩慌忙把他抱在怀里，把他摇摆的头挤在自己的胸部，恳求他安静下来，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安慰暴怒的婴儿。

“宁可死掉也不愿承受卡乌兰今天的耻辱，”他呻吟着，“你，看到了吗，爱薇伽？”

“没有，瓦列里乌斯。”她柔软、灵巧地再一次开始工作，轻轻地清洗、合闭着他敞开的伤口的边缘。“我是被街上战斗的噪音吵醒的——我透过窗户往外看，结果瞧见一个舍姆兵正拿着刀砍倒我的同胞，然后过了不久，我听到你在后巷的门口微弱地呼唤我。”

“我当时已经到了力量的极限，”他喃喃地说，“我在后巷跌倒，没办法起身。我知道如果我躺在那里，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我杀了三个蓝胡子野兽，伊什塔尔可证！他们永远不再能大摇大摆地走在卡乌兰的街道上，上苍可证！魔鬼正在地狱里撕开他们的内心！”

颤抖的女孩低声安慰他，就像在安慰一个受伤的孩子，接着她用自己冰凉甜美的嘴巴封住了他气喘吁吁的嘴唇。但是在他的灵魂里肆虐的怒火不允许他沉默地躺着。

“我当时没有在舍姆士兵入城的那道城墙上值岗，”他突然大声说，“我当时正睡在军营里，跟其他那些不用值班的士兵一起。我们的队长走进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头盔下的脸色苍白。‘舍姆士兵进城了，’他说，‘女王来到南大门，发布命令说允许他们进入。她让士兵从城墙上撤下来，自从法尔康进入王国以来这些士兵就一直在上面警戒着。我不明白这个做法用意何在，其他任何人也都不明白，但我听到她发布号令，而我们按照往常一样听从命令。’我们被命令到皇宫前面的那个广场集合，在军营外头排成纵队并行军，‘把你们的武器和盔甲留在这里’。伊什塔尔神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这是女王的命令。”